

雷煥章兕試釋補遺

張之傑
（本會會友）

本文主旨是為雷煥章神父〈兕試釋〉一文補遺。雷神父考定，自殷商至東晉，兕字是指野生聖水牛，牛字是指畜養聖水牛。本文根據青銅器狩獵紋、漢畫及文獻資料，推斷東周至兩漢，兕可能是指野牛，而非野水牛。本文又根據兕觥及岩畫資料，推斷殷商至西周，兕字也可能是指野牛。本文針對雷神父的宏論，提出若干討論及補充。

關鍵詞：雷煥章，兕試釋，甲骨文，兕，野水牛，野牛

壹、前言

殷墟曾出土大量哺乳動物遺存，這些遺存應可反映殷商安陽一帶家畜及野生動物的種類及數量。德日進、楊鍾健曾作全面研究¹，發現遺存中牛屬（*Bos*）及水牛屬（*Bubalus*）各一種，即 *Bos exiguus* 及 *Bubalus mephistopheles*，德、楊二氏將後者譯為「聖水牛」，前者逕稱為「牛」²，筆者為行文方便，姑稱之為「殷牛」。楊鍾健、劉東生為德、楊二氏論文補遺³，發現遺存中聖水牛在一千隻以上，殷牛在一百隻以上。

法國神父雷煥章曾撰〈兕試釋〉⁴一文，考定甲骨文「兕」字是指野生聖水牛，甲骨文「牛」字是指畜養聖水牛。對於殷牛則存而不論。筆者認為，雷神父宏論仍有商榷餘地，久欲為文續貂。今年（2003）九月上旬，與會友楊穌之談到兕字的動物學指涉問題，穌之兄認為，晉時可能指犀牛。經過討論，決定各寫一篇論文，為文字學及生物學史獻曝。

貳、雷神父釋兕

甲骨文有一個常見的獸形字 𠂔，羅振玉曾釋為馬⁵，葉玉森曾釋為犀。⁶1929

¹ Teihard de Cardin and C. C. Young. On the Mammalian Remains from the Archaeological Site of Anyang. *Pal. Sin.*, 1, p.1~78, 1936.

² 注1之中文摘要。

³ 楊鍾健、劉東生〈安陽殷墟之哺乳動物群補遺〉，《中國考古學報》第4冊，頁145-153，1949年。

⁴ 雷煥章〈兕試釋〉，《中國文字》新第8期，頁84-110，藝文印書館，1983年。

⁵ 李孝定《甲骨文集釋第九》，頁3013，中研院集刊之50，1970年。

年，從殷墟挖出一個大獸的頭骨，古生物學家德日進根據其牙齒鑑定為牛。⁷由於頭骨上刻有「獲白一」字樣，董作賓就寫了一篇〈獲白麟解〉⁸，認為大獸即獨角牛，也就是「麟」。董作賓的文章發表後，引起文字學家熱烈討論。他們一味徵引古書，並不作動物學考釋。葉玉森將「一」改釋為「駁」⁹，因為古書上說駁「如馬，白身，黑尾，一角，倔牙，食虎豹。」唐蘭寫了一篇〈獲白兕考〉¹⁰，根據《山海經·海內南經》、《爾雅·郭璞注》、《左傳疏》等古書，將「一」釋為「兕」。後來唐蘭的說法成為定說，中央研究院的《甲骨文字集釋》及大陸四川辭書出版社的《甲骨文字典》都根據唐說將「一」釋為「兕」。

至於兕字的動物學指涉，丁驥撰〈契文獸類及獸形字辨〉¹¹，認為兕即野牛。丁氏參照德、楊二氏論文，判定聖水牛是畜牛，殷牛是野牛，也就是兕。可惜丁氏受限於動物學知識，僅點到為止，未能深入考辨。

雷煥章神父以甲骨文兕字的某類造型（如甲編 3916-10），與「牛方鼎」（器外鑄水牛頭）內的牛形文字畫銘文造型一致，所以判定「兕」字是指水牛。又因「兕」係田獵而得，故研判為野生水牛。至於「牛」字，雷氏判斷為畜養聖水牛。

董作賓撰〈獲白麟解〉的大獸頭骨，現存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，雷神父曾延請專家前往測繪，並持大獸頭骨照片委請巴黎國立生物學博物院古生物組鑑定，結論為水牛屬所有。鑑於殷墟水牛只有聖水牛一種，因而判定大獸即聖水牛，進一步證明「兕」字即野生聖水牛。

參、以文物資料考辨

雷煥章神父說：「檢視從《詩經》到東晉古籍中的『兕』，唯有當它是野水牛，我們才能對這些古籍做合理的解釋。」¹²可見雷神父認為，自西周（詩經）到東晉，兕字都是指得野生聖水牛。筆者認為，不論雷神父的說法是否正確，至少東周至兩漢，兕字應指牛屬野牛（以下簡稱野牛，水牛屬野牛簡稱野水牛）。試以青銅器狩獵紋、漢畫考辨如下。

一、青銅器狩獵紋

關於兕字的動物學指涉，必須借助文物資料及古生物學資料，不能過份依仗文字學資料，雷煥章神父的〈兕釋釋〉主要也是借助文物資料及古生物學資料寫成。筆者嘗試從青銅器狩獵紋入手。青銅器鑲嵌其他金屬紋飾的工藝，大約始於

⁶ 注 5，頁 3017。

⁷ 董作賓〈獲白麟解〉，頁 288：「不久法國的古生物學家德日進，又來鑑定了一次，這回卻發現了上回不曾看到的幾個牙齒，他就毅然決然地斷定『這是牛牙！』」

⁸ 董作賓〈獲白麟解〉，《安陽殷墟發掘報告》第 2 期，頁 287-335，1930 年。

⁹ 《甲骨文集釋第九》，頁 3015。

¹⁰ 《甲骨文集釋第九》，頁 3017-3018。

¹¹ 丁驥〈契文獸類及獸形字釋〉，《中國文字》第 21 冊，頁 26，1966 年。

¹² 〈兕試釋〉，頁 108。

戰國，謹將查閱所得臚列如後。



圖一：嵌紅銅狩獵紋壺的狩獵圖

1923年，在山西渾源的戰國早期墓葬中出土了一個「嵌紅銅狩獵紋豆」¹³，所嵌的狩獵紋表現出獵人持矛狩獵的情景。獸類中可分辨的有犀、象、鹿和牛等。從牛的形態來看，顯然屬於野牛。再從畫面中摻雜出現的水鳥來看，狩獵場所應為有水有陸的澤沼地區。在先秦時代，華北的沼澤地區比現在多得多。

1951年，在河北唐山的一座戰國早期墓葬中出土了一個「嵌紅銅狩獵紋壺」¹⁴，同樣有獵人持矛狩獵的圖像，可以辨識的獸類有虎、象和牛。圖像中的牛仍然屬於野牛。

1965年，在河北定縣的西漢墓葬中出土了一根中空的竹管狀銅管（可能是車傘的柄），分為四段，每段都有金銀絲嵌錯的狩獵圖，描寫森林中的狩獵情景¹⁵，雖然略微誇張，並夾雜著龍、鳳等傳說動物，但圖中的動物大多都可辨識。總的來說，寫實的成分相當強。在展開圖中，左下角一頭牛低頭欲抵，以其整體形態來看，應該也是野牛。

¹³ 《中國美術全集·青銅器下》，頁45（圖版說明頁19），錦繡出版公司，1989年。

¹⁴ 《中國美術全集·青銅器下》，頁43（圖版說明頁18），錦繡出版公司，1989年。

¹⁵ 《中國美術全集·原始社會至南北朝繪畫》，頁93（圖版說明頁37），錦繡出版公司，1989年。

此外，在雲南出土了若干西漢時期滇人所鑄造的青銅牛¹⁶，無不形象逼真，栩栩如生，為已滅絕的野牛留下真實記錄。這些銅牛可能是野生的原牛（家牛的祖先），也可能是馴化不久尚未脫卸原始形態的原牛。

在這些銅牛中，有一件「獻俘鑿金扣飾」¹⁷，塑兩位甲士，一前一後，押解著一位背負小孩的婦人和一牛、二羊。從牛角和體型來看，顯然是隻畜牛而不是野牛。野牛體前胸大、後臀小，角長而向外前方伸展（但角尖不一定前指）。同時出土、大小相仿的「縛牛扣飾」¹⁸，表現五個人正奮力將一頭野牛綁在柱子上。兩相比較，畜牛和野牛的差異不言可喻。

從上述查考可以看出，從春秋、戰國至兩漢，不論畜牛或野牛，水牛屬已不見蹤影。因此，如果春秋、戰國至兩漢的兕字是指野牛，那就必然是野生的牛屬動物，而不是野水牛。

二、漢畫

漢代的畫像石、畫像磚（以下通稱漢畫）所留下的野牛圖像更多¹⁹，而且都屬於牛屬。漢畫以人物為主，在動物畫中，大多也畫有人物。漢畫常畫人與龍、虎、熊、野牛等動物格鬥²⁰，甚至操刀闔割野牛的陰囊²¹，以顯示人物的武勇。漢畫中的野牛，常與其他猛獸畫在一起，而且都有角長、前胸大、後臀小的野牛特徵，所以確定是野牛而不是畜牛。漢畫中的畜牛，角小、臀大，通常是在耕田或拉車²²，或待屠夫擊殺²³，和凶猛的野牛不可同日而語。



圖二：漢畫鬥牛圖

¹⁶ 《中國美術全集·青銅器下》，頁198-197（圖版說明頁81-82），錦繡出版公司，1989年。

¹⁷ 《中國美術全集·青銅器下》，頁197（圖版說明頁82）。

¹⁸ 《中國美術全集·青銅器下》，頁197（圖版說明頁82）。

¹⁹ 《中國漢畫圖典》（浙江攝影出版社，1997年）所收圖版約萬幅，可證明筆者論點者多不勝計，惜乎無標題及圖版說明，故未加徵引。

²⁰ 《中國美術全集·畫像石畫像磚》，頁125〈鬥牛畫像〉，錦繡出版公司，1989年。

²¹ 前書頁134-135〈應龍、熊、闔牛畫像〉（繪牛與熊鬥，人伺機割牛陰囊）；頁140〈闔割畫像〉（牛與虎鬥，人伺機割牛陰囊）。

²² 前書頁62〈牛耕畫像〉；頁187〈輜車畫像〉（繪一牛縛樹上，一牛拉車）。

²³ 《飲食與中國文化》〈庖廚圖〉漢畫摹本，頁134，人民出版社，1999年。

漢朝之後，筆者沒在任何繪畫或文物資料中看到野牛。這一發現象徵著環境的劇烈變遷。何炳棣在《黃土與中國農業的起源》一書討論華北環境變遷時指出：先秦時代，山林川澤所受的破壞並不嚴重，大規模破壞是漢代（尤其是東漢）以後的事。²⁴何先生的宏論和筆者的發現隱然相合。

至於中國的野牛到底是哪一「種」？這個問題很難回答。歐洲原牛（英名 aurochs，學名 *Bos primigenius*）直到 1627 年才完全滅絕，西亞及歐洲的家牛皆其後裔。²⁵亞洲幅員廣大，原牛可能不只一種。據德日進、楊鍾健的研究，殷墟的牛屬只有一種，即已滅絕的殷牛。此牛是否就是中國的原牛？值得進一步研究。

肆、以文獻資料考辨

先秦有關兕的文獻甚多，雷煥章〈兕試釋〉一文臚列甚詳。先秦文獻中的兕，常與虎並列，如《詩·何草不黃》「匪兕匪虎」、《論語·季氏》「虎兕出於柙」、《墨子·明鬼下》「生列兕虎」等等。證諸青銅器狩獵紋和漢畫，野牛的確常與老虎等猛獸畫在一起。兩相對照，文獻中的兕，即文物資料中的野牛明矣！

《爾雅·釋獸》：「兕似牛。」《爾雅》一般認為成書於先秦，編定於西漢初。所謂「兕似牛」，是說兕長得像（家）牛；不言可喻，當然是指野牛。《爾雅》的註疏甚多，就「兕似牛」來說，可能以筆者的註釋最為簡明、正確。

《論語·季氏》：「虎兕出於柙，龜玉毀於櫝中，是誰之過與？」朱注「兕，野牛也」。孔子生活的春秋時代，「野牛」是指野生牛屬還是野生水牛屬？由於狩獵紋青銅器始於戰國，這個問題無法直接回答。但《倫語·雍也》：「犁牛之子，騂且角，雖欲勿用，山川其舍諸？」「騂」，紅褐色，顯然是指家牛（黃牛）。說明這時的畜牛已是家牛，而不是殷商、西周時的聖水牛。²⁶

伍、兕觥與岩畫例證

行文至此，對於東周至兩漢應該已有初步結論：當時兕字是指野牛，而不是野水牛。接下去筆者試圖將這個論斷向上推演，看看是否亦適於殷商和西周？雷煥章神父兕即野生聖水牛的說法論證精細、推論合理，如能為其補充一二，則幸甚矣。

一、兕觥的例證

「兕」是個象形字，象頭上有兩隻大角，古人用牠的角做酒器，稱為「兕觥」。

²⁴ 何炳棣《黃土與中國農業的起源》中編丁〈歷代伐林論要〉，頁 105，香港中文大學，1969 年。

²⁵ 櫻井良三編《生物大圖鑑·哺乳類、爬蟲類、兩生類》，頁 209，世界文化社（東京），1985 年。

²⁶ 張之傑：〈殷商畜牛考〉，《自然科學史研究》，第 17 卷第 4 期，頁 365-369，1998 年。



圖三：殷墟出土角形器

在《詩經》上有四處提到兕觥：「我姑酌彼兕觥。」（周南·卷耳）、「稱彼兕觥」（豳風·七月）、「兕觥其觶」（小雅·桑扈，周頌·絲衣）。雖然《毛傳》早已說明：「兕觥，角爵也。」但宋代興起的「考古」，大多將一類有蓋的牛首形青銅器誤認為兕觥，即使是大史學家王國維，亦有此誤。²⁷

孔德成撰〈說兕觥〉²⁸，考定兕觥即兕爵，並考定《西清續鑑》所著錄的圖像是正確的。「蓋觥本以兕角爲之，故曰兕觥。以銅爲之，其形不改。」「今中央研究院、故宮博物院所藏角形之器，即兕觥也。驗之實物，徵之文獻，可無疑矣；西清所定是也。」屈萬里撰〈兕觥問題重探〉²⁹，完全同意孔德成的論斷，「這類器物既然出現於殷墟，可知在殷代已有銅製品。常用的器物，往往是最初用實物，後來才仿照實物的形狀，製成陶器或銅器。」

因此，兕觥是一種角形器。從《西清續鑑》著錄的圖像及中研院史語所的角度來看³⁰，兕觥的切面呈圓形，表面光滑，顯然取象野牛角（水牛角寬而扁，表面有橫紋）。《詩經》成於西周，中研院藏角形器是殷墟出土故物，可見殷商、西周時期，兕字的指涉問題並不那麼簡單，這不禁使我們對雷煥章神父的說法產

²⁷ 下引孔德成文：「王靜安以似水器之匜，蓋作牛首者，以爲即文獻上酒器之觥。」

²⁸ 孔德成〈說兕觥〉，《東海學報》6卷1期，頁19-20。

²⁹ 屈萬里〈兕觥問題重探〉，《史語所集刊》，第43本（第4分），頁533-542，1971年。

³⁰ 見屈萬里文所附《西清續鑑》兕觥圖、中研院史語所殷墟出土角形器圖。

生質疑。

二、岩畫的例證

另一項令人質疑的例子，來自先民在岩壁上所刻（或畫）的岩畫。先民以漁獵為生，狩獵自然成為岩畫的重要題材。自1976年起，學者們在內蒙陰山山脈的狼山地區，發現了上萬幅岩畫，統稱「陰山岩畫」，其中有許多獵牛的畫面，從牛的角度來看，可斷定為野牛。他如甘肅肅縣祁連山的「祁連山岩畫」、嘉峪關西北的「黑山岩畫」、青海剛察縣的「剛察岩畫」、雲南滄源縣的「滄源岩畫」等等，也都可以找到大量野牛圖像，而且都是野牛。說明野牛曾廣泛分布中國各地。



圖四：陰山岩畫獲牛圖

筆者曾查閱三部頗具代表性的岩畫圖籍³¹，都沒找到野水牛，即使是雲南的滄源岩畫也不例外。中國岩畫的刻畫年代，大多完成於新石器時代至青銅時代，換句話說，殷商、西周時期涵概其內。岩畫資料和雷煥章神父的論斷不能取得一致，不知作何解釋。或曰：上述岩畫都不在中原地區，怎可妄斷雷神父的宏論？筆者認為，岩畫資料至少可作為旁證，證明商、西周時期中國大部份地區的野牛都屬於牛屬，而不是野生的水牛。

七、結論與討論

³¹ 《中國美術全集·原始社會至南北朝繪畫》，錦繡出版公司，1989年；蓋山林《陰山岩畫》，文物出版社，1986年；陳兆復《中國岩畫》，浙江攝影出版社，1988年。

雷煥章神父〈兕試釋〉一文，就其提出的材料及論證來看，幾乎找不到破綻，但以青銅器狩獵紋、漢畫、文獻、兕觥、岩畫等資料考辨，卻與其論點相左，何以致此，筆者百思不得其解。本文就考辨所得，推斷東周至兩漢兕可能是指野牛，而非野水牛；即使是殷商至西周，兕字也可能是指野牛。

因此，雷神父將甲骨文「兕」字與「牛」字分別釋為野生聖水牛與畜養聖水牛的說法，似乎仍有討論餘地，謹陳述已見如後。

一、雷神父解釋甲骨文「牛」字（畜養聖水牛）與「兕」字（野生聖水牛）何以造型不同：「這或許是因為商人將家畜之牛與野牛區別開的緣故。他們將做為獵捕對象的野牛，象形構字為『兕』；而家畜之牛，因屬常見，故僅以其頭形象徵構字為『牛』。」³²其說並不周延。以家豬（豕）和野豬（彘）而言，兩者甲骨文造型基本一致（野豬獵獲而得，故加一箭矢），並沒有因為一者畜養、一者野生而構字迥異。³³甚至在卜辭中，野豬也常寫作「豕」。³⁴以此推論，「兕」如果為野生聖水牛，在造字時似不應和畜養聖水牛完全不同。

二、筆者曾撰〈甲骨文牛字解〉³⁵，考定甲骨文的牛字是個專稱，專指當時的畜牛聖水牛，而不像後世一般，以「牛」作為牛屬和水牛屬的泛稱。如果牛字專指聖水牛，我們不免要問：在甲骨文中，殷牛究竟對應哪個字？雷神父對此存而不論。筆者認為，這個問題相當重要。在殷墟哺乳動物遺存中，殷牛在一百隻以上，殷人並常以之陪葬³⁶，故甲骨文中必有其對應文字。找出對應文字，始能解決兕字的動物學指涉問題。

三、甲骨文有關動物的字極為豐富，但已釋出者僅七十餘字³⁷，尚有大量動物字未曾破譯，或尚無定論。自唐蘭將一組獸形字釋之為「兕」，此後即成定說。筆者認為，縱使唐說正確，若干造型歧異者仍需商榷。例如：有些字首似「凹」字，有些則否；有些角上有橫紋，有些則否。³⁸筆者認為，如造型歧異甚大，就不能一概而論。總之，甲骨文之「兕」字，仍有待進一步釐清。

四、雷神父將兕釋為聖水牛的理由甚多，其中兩個理由是：（1）角向後灣，且有橫紋；（2）成群活動。就這兩個理由來說，瞪羚也相符合。何炳棣考定，古時黃河流域以草原為主，僅河谷地區有森林或沼澤³⁹。殷商、西周時，瞪羚理應分佈至黃河流域。如將思路擴及至瞪羚等動物，將為釋義打開另一扇窗戶。

五、筆者認為，自殷商至東晉，兕字的字義可能經過幾次衍變。雷神父將兕

³² 〈兕試釋〉，頁 95。

³³ 荀萃華等《中國古代生物學史》，頁 60，科學出版社，1989 年。

³⁴ 毛樹堅〈甲骨文中有關野生動物的記述〉，《杭州大學學報》11 卷 2 期，頁 70-77，1981 年。

³⁵ 張之傑〈甲骨文牛字解〉，《科學史通訊》第 18 期，頁 5-8，1999 年。

³⁶ 石璋如〈河南安陽小屯殷墓中的動物遺骸〉，《文史哲學報》第 5 期，頁 7-9，台灣大學，1954 年。

³⁷ 〈甲骨文中有關野生動物的記述〉，頁 70。

³⁸ 見雷煥章〈兕試釋〉頁 91-93 所列甲骨文「兕」字。

³⁹ 《黃土與中國農業的起源》，上編戊〈黃土區域的古植被〉，頁 25-34。

字釋為野生聖水牛的說法，在甲骨文時代或許接近事實，但在東周至兩漢，以戰國青銅器狩獵紋、漢畫及文獻資料考察，無不指向野牛，沒有任何證據顯示為野水牛。筆者曾遍查商、西周之牛形或牛角紋青銅器、玉器、石器及陶器，發現不論具象或半具象，其角型皆取象水牛屬，無一取象牛屬。⁴⁰但春秋、戰國以後，水牛屬造型絕跡，牛屬造型出現。⁴¹這一事實與上述推論若合符節。

六、本文撰成後，深感治絲益棼，真理並未愈辯愈明。謹以芻蕘之見，就教於碩學方家，並請有以教之。

⁴⁰ 張之傑：〈殷商畜牛 — 聖水牛形態管窺〉，《科學史通訊》第16期，頁17-22，1997年12月。

⁴¹ 筆者初步觀察，尚未書寫成文。